



海风江韵——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

(三十一)

本版稿件由
《湛江日报》提供

一夜寒凉浸过乡野。破晓时分，我踱到村头，在那方老旧的石墩上坐下。薄霜漫过石面，微凉的寒意透过衣衫浅渗上来。

霜色浅浅，蒙在石缝的草尖，也轻轻覆向田野里垂挂的稻穗。一夜清寒过后，遍野稻谷褪尽青绿，漫开大片温润的金黄。白的霜，金的穗，在熹微天光里静静相融，这便是乡野此间铺展开来的底色。

这一方石墩，不知在村头立了多少年月。石头表面被一代代人的身子磨得光滑圆润，边角被风雨浸得柔和，不喧哗亦不颓沉。年复一年，乡人在此歇脚闲谈，孩童在此嬉闹逗留，它默默承接朝露寒霜，也守望着整片田野的枯荣。每到霜晨，薄霜便悄无声息铺满石面，俗世里的燥热喧嚣，仿佛都被这一层浅白滤过，四下只剩乡野的清静。偶有早起的家鸡踱到近旁，爪尖踩过蒙霜的泥土，留下一串细碎浅印，又慢悠悠踱向村舍篱边。篱下散落着枯去的豆藤，残英干瘪，在微凉晨风里轻轻簌簌作响。

秋霜不同于冬雪的沉厚，也没有秋雨那般缠绵湿冷。静夜里露气沉降，万物安歇，霜便悄无声息凝在砖瓦草木上。待到天光微亮，庭前衰草、半凋木叶、村舍青灰屋瓦，尽数蒙着一层浅白。霜落在金黄稻芒上，缀起细碎莹白，将眼前这片丰收，衬得愈发深远。洗去尘世芜杂，乡野便多了一份清寂的况味。

我在乡野捡拾秋天

（散文诗）

■ 魏福田

（外一章）

当大地缓缓卸下盛夏滚烫的躯壳，秋风携着隐秘的讯息，悠悠漫过层层田垄，拂过斑驳荒废的篱墙。秋天，从来不会只以饱满果实

的模样，骤然降临人间。我俯身于乡野之间，不是捡拾饱满的谷粒，也不捡拾飘零的落叶。我是在打捞时光遗落的片片碎片，在这片旷野无边的寂静里，静静触摸季节未曾言说的隐喻。

稻浪翻滚的秋波

风掠过田野的时候，大地铺开无边的秋波。

那一重重起伏的稻浪，是季节蓄藏已久的心事，在旷野缓缓舒展。

阳光漫过稻穗，金芒漫过田畴。沉甸甸的谷粒，把时光的沉淀收敛于壳内，每一次摇曳，都携带着泥土温热的呼吸。

秋波不生于湖水，生长在万顷稻田之上。

稻浪低回，拂过阡陌，

坐于石墩抬眼远眺，长空被秋风涤荡得澄澈，云絮轻远，万里无尘。远山褪尽盛夏浓翠，晕开浅黄与赭褐，轮廓清清晰晰，横亘在秋空之下。田畴一望无际，熟透的稻禾铺成连绵金浪，晚风掠过，穗子层层俯仰，谷物的香气顺着风漫过来，越过阡陌，一直飘到我的身侧。万物不疾不徐，在秋风里完成一季的归藏。

偶有麻雀成群掠过田畴，落在沉甸甸的稻穗上，压得穗秆轻轻弯垂，扑棱几下翅膀，又呼啦啦飞向远处的草垛。田埂边零星立着几丛晚熟的野菊，瓣边沾着未褪尽的霜痕，淡淡的苦香混在谷香之中。四下少有人声，只有土地在秋光里静静沉淀，把一季劳作的印记，悄悄藏进泥土与稻粒。

从前坐在此地，我并不懂得秋的好处。心性热烈，一心

暮色缓缓漫溢，草木褪去往日张扬浓烈的色泽。

世间万物都在缓慢沉降，甘愿交出曾经的热烈，换来一份辽阔安然的沉静。

溪水放缓奔涌的步调，粼粼波纹映着天边浅浅的云影。

我捡拾的，是流水悄然带走的余温，是万物走向成熟，藏在心底沉默的阵痛。

老旧篱笆缠绕着枯败藤蔓，零落残花在幽暗处酝酿最后的余韵。

远山浸在朦胧雾霭，层叠的轮廓被暮色轻轻揉软。我将远山无边的寥廓拥入心怀，那是秋天馈赠旷野的空旷。

零星虫鸣渐渐零落消散，细碎声响恍若远去的旧梦。我拾起这微弱回响，拾起烟火褪去之后的孤清。

泥土漫开沉淀后的气息，生长与消亡在此静静相融。

当暮色彻底笼罩整片乡野，我的怀中盛满无形的秋意。世间那些不为人所见的悲欢，都随着习习晚风，缓缓沉淀进灵魂深处的旷野。

拂过农人守望的目光。

那些春日的耕耘，盛夏的雨露，都凝结成此刻漫卷的金黄。

风来，稻浪便层层奔赴，如流水漫过大地。万物完成一轮生长的轮回，把劳作的期许，妥帖安放在这片原野。

稻浪翻滚的秋波，是土地写给人间最厚重的信笺，盛满成熟，也盛满岁月无言的馈赠。

“簌簌”声，仿佛在与秋雨亲密私语，又似在低声吟唱丰收的赞歌。

田埂上，堂侄康文头戴斗笠，身披雨衣，肩扛锄头。我轻声问道：“秋雨这么下，会不会耽误收割啊？”

一畴秋光染清霜

□ 伍爱辉



清晨的雾山。 蒙海龙 作

贪恋春夏的繁花与繁盛，总以为秋只和凋零萧瑟相伴。读古人悲秋的诗句，看见落叶霜风，便跟着生出几分怅然。望着稻田漫过秋风，眼里只惋惜繁花谢去，看不见丰收背后的从容。

待在外头奔波辗转归来，才慢慢懂得：萧瑟不在风物，而在人心。秋霜覆过山河，不是为了宣告衰败，只是滤去浮华，让万物回归本来的模样。春日生发，夏日蓬勃，到了秋日，万物便会慢慢收束，这原是世间的常态。田野的稻谷沉淀出饱满籽粒，庭树抖落紧密枝叶，山河褪去繁艳，人心也慢慢趋向平和。这份姿态，不必高声言说，就铺展在眼前这片霜染的田野之间。

村落小院的秋，自有质朴的人间清欢。庭前老树的枝叶日渐寥落，不再密密匝匝遮

蔽天光，细碎日光穿过枝隙，洒落院落，光影清淡柔和。偶有黄叶旋落，缓缓归于泥土，一场无声的轮回就此完成。落叶随风而坠，秋风自有分寸，万物各循时序。

阶前野草褪去盛夏的蓬勃，茎叶泛黄，草尖托着点点霜花。清晨俯身望去，霜的莹白与草茎的枯黄两两相映，简净清雅。待日头慢慢升高，暖意漫过村落，薄霜便一点点消融，化作细露顺着草茎垂落，悄无声息浸润泥土。霜生霜消，朝露流转，秋的宽厚，就藏在这般细微光景里。

村中几株桂树，是霜天里一抹温柔。霜气愈重，细碎的桂花便悄然绽开，米黄色小花隐在墨绿叶丛，不艳不闹，暗香缓缓漫溢，顺着秋风飘到村头。儿时逢这样的霜晨，外婆总会贴起脚，摘下几簇桂花晒

码头鱼市

■ 黄康生

天色尚未亮透，外罗渔港却醒了。

“嘟嘟……嘟嘟……”渔船的汽笛声由远及近，由近及远。汽笛声沉闷而急促，像是要把渔港的记忆唤醒。

“靠岸喽——”粗犷的吆喝声划破晨雾，惊起一滩鸥鹭。木质渔船、钢质渔船、水泥渔船、铝合金渔船次第拢岸。这些渔船虽大小不一，却承载着无数渔民家庭的生计与期盼。

鱼贩们早已候在码头，他们背着手，向海远眺，脖子上挂着一个手电筒。他们的眼睛不时瞟向渔船，心里盘算着流水和渔获。

“起渔咯！”渔民们吆喝着，将一筐筐的鱼虾蟹贝搬上岸。筐里的鱼虾银光闪闪、活蹦乱跳。突然，一尾鮫洲族大黄鱼从筐中跃出，在水泥地板上蹦跹。那大黄鱼足有两尺长，鱼鳃还在微微翕动，带着刚离水的鲜活气。渔民“八爪”蹲下身，与大黄鱼对视。

“海里来的总是带着三分野性，让它再蹦跹一会儿吧！”

“八爪”是一位在海上讨生活的老渔民。他和外罗渔港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故事。从十六岁那年起，“八爪”便随父亲出海打鱼。有一次，渔船在外罗门海域突遭狂风恶浪袭击。狂风越刮越猛烈，渔船瞬间倾斜，下沉……风浪渐息，父亲尝试逃生，幸运的是，他找到了一个通向甲板的紧急出口。一浮出水面，

康文说：“叔，您放心。现在收割机具有出色的抗倒伏收割功能，做到不漏割、不堵塞，颗粒尽收。”他似乎还看出我的疑虑，接着说：“现在收割机在作业过程中一边收割，一边脱粒，一边装车，从烘干机出来便是金黄谷粒了。”我看出他心中充满着踏实。

几年前，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工作的康文返乡时看到，村里的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，那些曾经充满生机的田地，交由

父亲便伸长脖子张望，四处寻找“八爪”。

“聪仔，你在哪里？”他的嗓子已经嘶哑。这时，船肚里传来微弱的哭声，父亲深深吸了一口气沉下去，终于在船肚里摸到“八爪”的脚。父亲用力将“八爪”拽出来托出水面……脱险后，父亲叮嘱“八爪”：“待海如待虎，敬三分，畏七分。”

“半船风雨半船鱼。”三十多年来，“八爪”的足迹几乎遍布外罗门所有的渔场。每次撒网，他都先向大海洒三杯酒；收网后，也必给大海留下三条小鱼……

渔船还在靠岸，一艘接一艘，渔获也一箩箩扛上岸。虾蛄、花蛤、带鱼、马友鱼、白鲳鱼、马鲛鱼、黄花鱼、兰花蟹、梭子蟹……渔嫂们一边分拣，一边掏出纸笔记账，码头鱼市瞬间热闹起来。

海鸥不知从何时飞了过来，在渔港上空盘旋，它们清脆的叫声与鱼市的喧嚣声交织在一起，为这繁忙的清晨增添了几分生机。

鱼贩陈阿虾戴着胶鞋走来。“这次出海，收成不错吧？”陈阿虾凑过来，递给“八爪”一支烟。“八爪”接过烟，放在鼻孔下嗅嗅，然后夹在耳朵上。紧接着，“八爪”从舱底搬出一筐黄鱼。陈阿虾伸出手指，轻轻按压大黄鱼的鱼身，随后把鼻子凑近嗅了嗅，伸出五个手指。“八爪”摇了摇头，比了个六。陈阿虾沉吟

留守的老人耕种，田地减产歉收。此后，村里那片稻田的景况始终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，他对生他养他那片土地的深情不断在心中翻涌。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内心煎熬，他毅然决然回到村里，决定用双手让这片土地再创辉煌。缺乏农业技术，他通过网络学习先进知识，参加培训课程，还走访种粮大户学习经验，不断提升水稻种植综合能力。凭借坚毅与执着，他倾心投入这片稻

干收存，留待冬日烹茶。那一缕香气，清而不浓，悠悠长长，能抚平人心底积攒下的疲惫。桂香混着田野飘来的稻禾气息，漫过阡陌，萦绕周遭。

秋日晨昏，最值得静坐体味。黎明薄雾轻笼村落，远山含黛，近树披霜，四野安寂，只有秋风掠过田畴。坐在此处，微凉的风扑面而来，霜露、草木与桂的气息一并涌来，拂去一夜的沉郁。白日秋阳柔和，没有盛夏的灼烈，暖暖铺在肩头，就这样静静坐着，与漫野秋光相对，向内安顿自己。

暮色垂落，秋意又添一重深沉。落日西沉，缱绻的余晖漫过流云，铺向连片稻田，给经霜的原野镀上一层暖调。晚风渐凉，穿过疏枝，桂香与稻香流转。白日的喧闹缓缓退去，村落灯火点点次第亮起，柔微光色，消解掉深秋的寒凉。往来的乡人渐渐归家，方才喧闹的村头，慢慢安静下来。

待到夜深，万籁归于静穆，秋风漫过旷野。月色如水倾洒而下，遍覆村舍草木，也落向远处蒙过薄霜的稻田。月色与霜色交叠，莹白清明，天地辽阔安宁。不复夏夜聒噪蝉鸣，不闻市井车马纷扰。我安坐于此，听秋风簌簌，望霜月遥遥。半生奔波的疲累，心头盘桓的纷扰，都在这如水月色里，在翻滚的稻浪与满地霜光交织的夜色里，慢慢释然。这方石浸着夜的清寒，脚下田野沉沉，稻穗静卧于霜色之中，守望着这片土地。

片刻，点头成交。

陈阿虾曾是一位泥水匠，后转行卖鱼。卖鱼这么多年，陈阿虾早就摸清了外罗人的脾气。他知道，外罗人吃鱼讲究一个“鲜”字。

陈阿虾的摊位在最潮湿的角落里，买主多是些精明的妇人。她们伸出手指，戳戳这条翻翻那条，最后总要抱怨几句“不够生猛”来压价。他也不争辩，只是捞起一尾鲈鱼，“啪”地摔在案上，然后刮鳞、去腥、剖腹、取内脏……

太阳升高了，照得鱼鳞闪闪发光。鱼贩们的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也顾不及擦，只怕错过每一个主顾。日上三竿，鱼市更见热闹。餐馆老板、家庭主妇、“海鲜代购”纷纷前来“抢鲜”，将原本就不甚宽阔的街道堵得满满当当。腥味、咸味、汗味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种独特的气息，这是渔港的味道，大海的味道，也是生活的味道。

日头偏西，买卖声渐歇，海鲜大排档却越发红火，忙碌了一天的人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，烤着生蚝，喝着啤酒，谈天气，说收成。

暮色四合时，鱼市的灯火次第亮起，电灯、马灯、车灯闪烁，照亮了食客们的脸，也照亮了摊主的脸。

海浪轻轻拍打着海岸，像在诉说着外罗鱼市的古老传说。有人说，这鱼市里不仅藏着百姓的生计，还藏着鲜活的人间烟火。

田，连续几年喜获丰收。

康文没空与我闲聊，他时而疏通排沟里的淤泥，排走积水；时而摘几粒稻谷放入口中轻咬，判定稻谷的成熟度；时而接听粮商电话，商谈粮食购销事宜……我知道，他这是在为秋收做准备。

秋雨还在细细地下，它补充着土壤水分，改善土壤结构，这是大自然的无私馈赠，为即将到来的冬种和明年稻花飘香孕育生机与希望。

画秋

（外二首）

■ 李明刚

一个少女在秋天的稻田边画画。她手中的笔，像一个感叹号——你知道，它甚至可以装得下暗空的白云。美是一种弧度，当稻穗弯腰叩谢土地的时候，风在原野上涂鸦——它吹动少女的刘海，那是秋天

的海。是美的法则和边界。她黑亮的眼神，不时凝望成熟的稻田。笔尖上的景物渐渐丰满。水稻变黄的剑叶，丰富着少女的想象。她笔下的画，背景恢宏。我担心画框小，装不下这丰腴辽阔的秋景。

大地丰盈

风从南海来，或温柔或猛烈吹拂海岸。红土地敞开胸怀，吸纳大海源源不断的水汽。

菠萝的海腹地，被雾气合围的菠萝园。千万棵金菠萝用丰盈的果实向金灿灿的太阳致敬。流过菠萝地的小溪，清晰见底。

黄鹂鸟落在溪水上的歌声，在涟漪中荡漾。村姑被秋水洗过的脸庞，笑容生动。她凝视菠萝果的眼神，像凝望她的初生儿。在这个秋天，她内心丰盈，就像她眼前硕果累累的大地。

菠萝的海的月亮

入夜，菠萝的海夜空挂起一轮玉盘似的月亮。月光落在菠萝公社民宿的庭院，白房子上银光闪烁。

地处千玛珊瑚边上高地，这里离月亮很近。近得用一根长竹竿，就可以触碰到月亮。

月光如洗，洒在红土地上。百年前的月明之夜，倪国良从海外背着菠萝苗返乡，也背回一缕城外的月光，在红土地上水乳交融。

今夜，菠萝的海的月亮亮得令人感动。流云遮月，恍惚间仿佛有仙女从天而降，环视人间。菠萝果飘香，村庄一派祥和。

月光宠爱的菠萝公社，那个轻声细语的客家女孩，灿若明月的脸庞，不正是菠萝的海第二个月亮。

暮色书简

■ 何晨枫

夕阳斜斜地铺开影子，像一封刚刚寄出的信笺。在时光里开始慢慢泛黄，正以狂欢的姿态与云朵共舞。

那些从云层里长出的翅膀，尽情地扇动万丈光芒。仿佛要将白天炽热心事都在这一刻一一尽诉。

有些告白从来不需要文字。比如黄昏染红的天际线，比如你转身离席时，暮色代入了我的温柔。

原来每一场相逢都盖着暮色的邮戳。每一次离别都在往时光深处投递。

斜阳沉入了大海，而影子还留在我人生的地平线上。